

## 附 錄

# 歷史結束了， 世界還繼續下去

• 麥耐爾

### 回歸黑格爾？

法蘭西斯·福山這本政治哲學的書鼓吹「回歸黑格爾」。這種多少是不識時務的見解想來不會有太多美國人認為可以接受。不過他這本書的議論還算嚴謹。福山原任職國務院，現為蘭德公司顧問。他在三年前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歷史的終結〉，曾經引起一番熱烈的討論。其實福山本人並不真正推薦黑格爾，而是鼓吹一位名不經傳（至少對我而言）的法國學者柯契夫（Alexandre Kojève）在1947年對黑格爾思想的闡釋：自由民主制度一旦付諸實現，那麼英文字大寫的「歷史」便告結束了。福山在這本題為《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的新書裏加入了一點尼采的思想：這就是書名中「最後一個人」的出處。

福山祈望於德國政治哲學的是想藉它改正英美政治思想裏他所看到的重大缺陷。他認為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和麥迪生（Madison）等人的政治理論，建立在對人性的解釋上面，但是他們的人性觀十分片面。他們的自由主義只訴諸於理性與慾望，而忽略了福山所認為對於政治特別重要的人性中的第三種因素。他叫這因素為“thymos”。此詞出自柏拉圖。他譯為「激情」（spiritedness）或者是「求被賞識的慾望」（desire for recognition）。當這激情滿意的時候，它激引自豪；當它受挫時，它轉變成憤怒；堅持之後而若仍失敗，它便產生羞辱感。

福山認為thymos是政治的主要動力。自古至今，它驅使一些人強加個人的信念於他人。自由民主的好處乃在於thymos能因為大家

福山研讀歷史所得的教訓，基本上是錯誤的，不外是把美國人的一個單純想法重新包裝而已。

\* 麥耐爾（William H. McNeill）評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原登《紐約時報書評》（1992年1月26日）。

都享有公民的身分及權利而使人類全體一致地得到滿足。在福山看來，這種自由民主的制度溯始於美國及法國的革命。簡而言之，福山認為達到自由是所有人的目標。努力去控制他人，在過去是最重要的，但是現在已到了邏輯的和必要的結束點。大寫的「歷史」(用大寫來指「人類歷史大勢所顯出的有意義的秩序」)不用再追求了。

當然並不是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已經達到自由民主。但是福山認為每一個國家遲早會做到，因為人性需要它。在那時以前，歷史(小寫的歷史)仍然繼續在地球上不自由的部分發展，只有歐洲、美國和少數幾個國家的人民，如日本人，會受到歷史結束了的影響。

福山在書的末了指出，即使歷史的終結成為全球性的現象，我們仍不能確定人類會就此滿足。在未來人們將感到困惑，不知道再可以享有甚麼。他說：「如果歷史的過程真是倚靠在合理性的慾望和合理性的被認知慾這兩個支柱上，而自由民主政治又是眾政治制度中最能調合兩者的制度，那麼對民主最大的威脅是我們不知道還有甚麼東西會真正對人類的生命有意義或重要。」這本書的目的，自然是要消除這種困惑。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工作，寫書評的人一定要問作者是否交代得清楚，答案令人滿意。

### 德國哲學包裝的 美式民主概念

這本書的努力值得鼓勵。作者

文筆清晰，探討重要的問題，用詞精闢。但是身為一個史學家，我必須指出福山太急於論述歷史的大趨向，而忽視歷史(小寫的歷史)的細節。比如他說霍布斯曾受益於牛頓的思想，但霍氏的《利維坦》(Leviathan)成書時，牛頓只有十一歲。他又說十七世紀英國內戰是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爭，這就在這個其實只是新教徒自己的戰爭裏，創造出一些天主教徒來。

這樣的錯誤，不論有多荒謬，都不重要。福山是一個思想家，又是一個政治理論家，因此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他的論點。試着這樣做，我發現我非常同情他的努力：他嘗試把政治理論建立在計算物質自身利益以外的東西上。自從經濟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成功地用新的概念和統計資料把軍工生產增加到最大限度之後，他們取得了決定國家前途的地位，使經濟的考慮成為美國公眾討論一切問題的中心。然而美國人就像其他的人一樣，對非經濟的動機畢竟會做出反應。福山所討論的thymos就常常使人超越物質利益的考慮，而推動各個人去從事整體向上的努力，有時甚至冒生命的危檢。

不過，福山研讀歷史所得的教訓，我覺得基本上是錯誤的。他認為人類的過去，不外是一個尋找完全的自由和資本主義式民主的過程。這種說法，不外是把美國人的一個單純想法重新包裝而已，即以爲美國人所追求的在地上建立完美國度是全人類共同可以接受的理想。他把這個如意看法用奇特的德國哲學來加以包裝，頗能把這個短

福山認為達到自由是所有人的目標。努力去控制他人，在過去是最重要的，但是現在已到了邏輯的和必要的結束點。

我非常同情他的努力：他嘗試把政治理論建立在計算物質自身利益以外的東西上。

視的見解重新引發大眾的興趣。但今天亞洲的社會模式及經濟效益正逐日受重視，而千百萬回教徒正在那裏努力要保護他們自己的獨特傳統，以別於美國人。此時此刻，實在難以想像全世界注定要模仿美國。

## 反動而愚昧的文字遊戲

我與福山基本上不相同的地方是我不相信人性是一致而不變的。相反地，我們由基因遺傳來的嗜好和能力，有很強的延展性，因此它表露出來的方式也無窮無盡。與一群人認同是個人行為的準則；而群體則以標出與圈外人不同來替自己下定義。我相信這一點保證人類永遠有多樣化的風俗和文化。

福山並不是完全看不見這些社會現象，只是他只注意到民族主義會像宗教一樣：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它最後一定會逐漸褪色而變得非寬容不可。奇怪的是，福山竟完全沒有論及在歐洲及美國正興起的種族意識。同樣的，他對宗教所造成各種不同的認同及立場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紛爭也略過不提——這種情形目前在中東最為顯著。他所以這樣，大概是因為他相信這種情況遲早會變成政治鬥爭中無關緊要的因素，就如同現在美國和歐洲的新教或天主教一樣吧！他也不談階級鬥爭，可能他想馬克思主義已喪失了信用，所以反駁它最中心的教條，完全沒有必要。

福山對人性的看法還有另外一點缺點，他應該指出thymos不經

常是個體的。人類有能力把個人的貪婪轉變成群體所認同的慾望，而且這也是最有效的政治行為。常常真正的自由是得自主動地和習慣性地服從外在的權威，軍人時常經歷這樣的現象。完全服從上帝的旨意會使人感到有徹底的自由。

最後，福山的哲學探討還有值得指出的問題，他完全忽略探討人類社會和政治在運作時所依據的生物和生態的背景。即使他所說的「大寫的歷史的結束」真的到來，人類真的創造了一個根植於自由民主的永恆動態平衡，滿足了「人類靈魂之三部分」的渴求，他們仍然不能不面對科技及人口增長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不安定的紛擾。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過去所經歷的動亂，必然會繼續下去，即使是如福山所說，屆時歷史已經不再是大寫的歷史了。

歸根究柢，我只能說這種文字遊戲，愚昧勝於啟發性。我的結論是：「回歸黑格爾」這說辭在福山演繹下可能眩人眼目，其實不過是「反動」一語的寫照而已。

李弘祺 陳享 譯

麥耐爾(William H. McNeill) 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舉世知名的西洋史及世界通史學者，著有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Plagues and Peoples; The Pursuit of Power; 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 等鉅著。

福山竟完全沒有論及在歐洲及美國正興起的種族意識。同樣的，他對宗教所造成各種不同的認同及立場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紛爭也略過不提——這種情形目前在中東最為顯著。